

70余年中美经贸交往钩沉

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,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。70余年中美经贸交往跌宕起伏,始终表现出一个重要特征:合则两利、斗则两伤。中美双方只有坚持不冲突不对抗、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赢,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,才能推动中美关系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。

“双赢”构成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

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指出:“贸易的自然效应就是和平。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。”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占优,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占优,双方互补性强,合作空间极为广阔。

1979年中美建交后进入“蜜月期”,双边贸易额从24.5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122.5亿美元,年均增长25.7%。克林顿时期实施全面接触政策,1999年就中国人世达成协议。1990年至2000年,双边贸易额从200.3亿美元增至818.4亿美元,两国都享受了“和平红利”。

小布什执政期间因反恐需要转为对华合作,是中美经贸深度融合期。2001年中国入世后,经贸总额从542.8亿美元迅速升至2010年的3853.4亿美元。美国智库报告称,美国每年从中美经贸中获益约700亿美元。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、第一大进口来源地,美国在华企业利润丰厚。

“两伤”是双边关系恶化的结果

经贸往来是双边政治关系的晴雨表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,美国对华全面禁运,中美经贸中断长达20多年,双方都蒙受巨大损失。80年代初发生第一次贸易摩擦,双方最终通过谈判妥协。2009年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征收35%反倾销关税,美国消费者每年多花11亿美元,中国对美家禽出口减少90%,损失10亿美元。

2017年以来,美国政府将“美国再次强大”确定为头等重要的国家利益,并认为是中国的强大导致了美国的衰落。2017年12月份的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》认为,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,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。随后,肆无忌惮地发动了以“单赢”为目标的对华贸易战。

事实上,这场史无前例的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取得只让美国感到满意的结果。贸易战固然会给中国出口企业构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,给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一时的困难,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,综

合国力显著增强,已成为全球贸易大国。中美经贸依赖程度很深,对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,中国采取反制措施,也会给美国经济以及全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。同时,贸易壁垒增加扰乱了全球供应链,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下降和福利减少。

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

美国始终是“国家安全至上”的国家,极力构建“无敌”环境。但中国崇尚“和为贵”,不搞军备竞赛,不搞武力扩张,无意改变现有世界秩序,更无意谋取霸权。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不应要求别国按中国模式行事。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:“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、称霸世界的基因,中国人民不接受‘国强必霸’的逻辑。”

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繁荣,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中国绝不会吞下损害核心利益的苦果。中国不想打、不愿打,但也不怕打。如果不得不打,就一定会打到底,并必须打到底。李文

许世友辗转寻找烈士遗孤

1948年9月的“济南战役”中,时任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。24日凌晨,敌我双方在城头展开了殊死搏斗,一番血战,我军勇士终将数倍于我的敌人赶下城头,济南全城宣告解放。

傍晚时分,许世友接到报告:一名在登城肉搏战中的战士伤势严重,弥留之际呼叫“许司令”。许世友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,伤员艰难地对他说:“我上海家中有一个女儿,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……”他还想往下说时,却咽气了。这位烈士名叫郭由鹏,原是上海一家米行的店员,参军离开上海时,结婚才3个月,后来收到来信,得知妻女情况。

后来,许世友调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,他对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说了郭由鹏烈士的临终遗言。上海市公安局把寻找烈士女儿的工作交给了老警员钱运石。钱运石开始跑民政部门,折腾了半个月,却没有收获。正在这时,钱运石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,竟是专门回忆和悼念郭由鹏烈士的!他找到作者,据其介绍,郭由鹏的女儿叫娟娟,但家庭住址不详。

时间到了1957年10月,许世友赴沪参加会议。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到饭店看望,许世友重提寻找烈士遗女之事。黄赤波抽调3名警员组成一个小组,他们另辟蹊径,去查访郭由鹏

的亲戚,终于得知,郭由鹏的妻子后来改嫁,孩子被一位老太太收养。黄赤波认为,患有心脏病的娟娟,必会定期去医院就医。

寻找小组立刻行动,只用了一天半时间,就从广慈医院获得了线索:有一个老太太曾经带一个小女孩定期就诊先天性心脏病。经了解确认,领养娟娟的张老太平日常去城隍庙烧香,就在那里领养了小女孩,起名张娟娟。

许世友获悉这一消息非常高兴。1960年5月,许世友去上海,当天就让人把孩子和老太太接来。许世友对大家说:“郭由鹏牺牲前,我也不认识他,可他是解放军战士,就是我的亲兄弟,娟娟以后就是我的亲女儿。” 东方明

舌尖上的政治: “国宴”蜕变史

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,宴请与政治密不可分。早在汉代,主管外交接待的大鸿胪下属设有“别火令”,专为不习惯长安饮食的外来客人另开火做饭,“别火”之名由此而来。国宴是社会上层最佳社交场所,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已有王室招待贵宾设国宴的记载。

奢俭之间:国宴菜肴背后的政治

西周自周公始,吃喝讲究初现“大成”之象。汉代皇帝大宴群臣已达“庭食千品,旨酒万钟”的五星级水准。

宋人记载宋朝国宴极为详细:殿庭设山楼排场,文武百官按级别分坐正殿、侧殿、走廊,坐垫亦有严格等级。每人座前陈列“看盘”——不能吃的装饰食物,辽国使节面前还需增加猪羊鸡鹅等。下酒菜肴从第三盏才开始提供,依次上肉、咸豉、爆肉、驼峰饺子、炙子骨头、胡饼、群仙炙、莲花肉饼等,用料其实相当普通,没有燕窝鱼翅之类的山珍海味。朝廷虽节俭,贪官却奢侈无度——蔡京宴请部下,单蟹黄馒头一味就耗一千三百余缗。

到了清代,满汉全席达到巅峰,全席计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,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,共三百二十品,充分体现满汉合流的国家文化与上流阶层的气派。

娱乐与阶级:国宴会中的礼乐表演

《史记》记载鸿门宴上项庄拔剑起舞,意在沛公,可见歌舞表演乃古代宴请常态。礼乐制度以“礼”区别等级,以“乐”和同秩序,天子八佾、诸公六佾、诸侯四佾,舞队人数充分体现等级观念。不同场合所用音乐也不同,祀天神奏黄钟舞《云门》,诸侯宴使臣则用小雅《鹿鸣》。

唐代玄宗龙池赐宴,独爱羯鼓,声高众乐停;著名的《霓裳羽衣舞》亦诞生于宫廷筵席。宋代春秋大宴,官员先向相东西立,皇帝举酒五次,官员须站起拜五次方能吃喝,每次仪式都有乐工奏乐、舞队致词。由此可见,国宴上的礼乐表演始终充满政治教化意味,和菜肴一样担当着阶级区隔的职责。阿莫